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比事卷九

宋 沈棐 撰

鄭

世家

按世家鄭桓公友周宣王庶弟也宣王封於鄭百姓愛之幽王以褒后政治多邪諸侯叛之公問太史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太史對以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地居虢鄶其君貪利百姓不附公試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

也公於是從其君於雒東而虢鄶獻十邑竟國之桓公後為犬戎所殺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娶申侯女曰武姜生太子寤生少子叔段自莊公入春秋傳國十二君合二百四十二年今攷其行事終始次諸公而論之

莊公名寤生惠二十六年立桓十一年卒

昔舜立於嚚母傲弟之間克盡孝友終全天倫之愛使母與弟烝烝不至於姦故萬世之下稱為人子為人兄

者必以舜為歸焉共姜之惡不若嚚母之殘庆段之不恭不若傲弟之難馴而莊公無帝舜之德終致母子乖離兄弟相殘緊誰之咎哉罪在莊公閑之不得其道故也蓋從父之命君子且猶不許其孝况莊公繼鄭之祚列為諸侯而制於共姜之命是誠孝乎否也舜之母非不愛其弟也舜非不欲富貴之然封象於庳處之僻小之國不及以政則象雖有圖舜之心亦何能為哉今共姜以愛段故為之請京公遂使居之馴致尾大之患逮

其釁成稱兵交攻僅平其難則莊公之不忍於初是乃忍之至也或者罪其克段于鄢謂當緩追逸賊始得親親之道是大不然狥大義者不顧其親故周公誅管蔡以衛王室叔向尸叔魚以正邦刑聖人均有取焉段據強邑欲回干戈以攘賊莊公則雖殺之可也況以師徒討之而不須其身則莊公之罪蓋不在克段明矣然罪不在於克段而聖人深貶之特書其爵罪其不戒履霜之漸也夫莊公以不逆共姜之請為小仁及寘姜于城

顈又以固守誓言為小信不知斥母殘弟之惡盖百倍於此然則若鄭莊者誠瑣瑣小人哉

莊公與齊衛宋魯陳蔡仇好終始

周室東播王綱不立諸侯肆行而莫禁故干戈仇敵盟會固黨各出私意而未嘗請於王命當是時強者附之弱者陵之同利相趨同患相䘏同好相求同惡相讐初不以禮義合也惟復不以禮義合是以仇好不常朝從夕變反覆無信莫此為甚請援鄭以質之莊公之與向

背者凡六國齊衛宋魯陳蔡是也於齊則倚其威强終始無怨於魯則始為相仇中為相好終又為齊而相攻於宋則終始而相怨於衛則始中結憾終從齊伐魯遂與釋怨脩好至陳蔡二國則力寡勢弱不與諸國等不能自為德怨姑從附於諸侯之後耳故始從宋而與鄭仇中從齊而與鄭好終從王而又與鄭仇矣　大抵鄭以蕞爾之國雖自桓公武公開國未久其失猶足以自艾然而敢與諸侯抗者蓋恃齊以為援也較鄭之力固

不能敵衛宋諸國之衆而得齊為援又有魯以助之則衛宋諸國不足畏又其甚也敢抗天子之命而世子忽有功於齊且連齊以伐魯則以憑恃強齊起禍中國開干戈之路實自鄭始然則鄭莊之罪是可責也觀隱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親兩國之好至十年因魯求成齊復會于中邱是年合三國伐宋為鄭故也冬齊人又會鄭入郕而十一年齊侯魯隱又及鄭伯入許桓二年平宋五年如紀十年戰郎鄭皆與齊同之終始無毫髮

之隙則以齊強盛故鄭堅於從附耳所謂於齊則倚其威強終始無怨者此也　衛以隱二年鄭人伐之及州吁當阻兵安忍欲修舊怨於諸侯故四年請宋陳蔡伐鄭以報伐衛之役十年宋衛入鄭既又連蔡伐戴鄭伯憤三國之師遂因其伐戴復伐其師而取之至桓公五年衛因王有怨於鄭又從王伐之則鄭衛積憾如此之深也宜乎自是以後連兵不解未易修好數年之間郎之戰齊為鄭以伐魯衛欲厚結於齊遂與齊鄭同戰于

郎十一年復盟于惡曹以堅齊鄭之信則衛之好鄭非畏鄭之强蓋畏齊而親之爾於衛則始中結憾終從齊而好鄭者此也　宋以隱四年州吁以子馮為請故殤公以師從之親為主兵五年邾鄭伐宋以報四年之憾是年宋復伐鄭圍長葛而取之十年入鄭伐戴皆與鄭稱兵交惡然至桓二年鄭乃與齊魯諸國會于稷以成宋亂鄭伯之意豈能欲報怨以德平宋禍於倉卒哉蓋利其禍難欲乘釁以伐之耳逮督以重賂求諸侯解兵

鄭亦不得獨攻之也故經書以成宋亂又取郜大鼎于宋言魯之取鼎則他國可知矣自是訖莊公世宋人厭禍不起難於鄭鄭以宋不見伐伐亦不敢加兵於宋故十餘年間兩國無侵伐之文然終未嘗與之修好於宋則終始相怨者此也　魯以隱四年翬帥師會宋衛諸國伐鄭六年鄭來輸平八年且以祊歸魯隱公利宋之邑則不得不修好於鄭修好則不得不致憾於宋故十年會齊鄭于中丘遂使翬會伐宋則魯至是不復與宋好

矣十一年時來之會入許之役及桓元年會于垂假許田盟于越二年會于稷皆魯鄭二國相輯睦如一無少貳也逮十年忽有功於齊而魯以周班後鄭故齊鄭來戰于郎書來戰而不書伐罪齊鄭也夫鄭伯恃忽之功挾齊之强責魯不以其過而輕棄兩世之好則罪在莊公亦明矣故經變文以譏之所謂於魯則始為宋而相仇中為祊而相好終又為齊而相攻者此也　若夫陳蔡二國則初以宋衛可依鄭不足懼故連宋衛以伐鄭

及鄭結齊魯其勢稍強故桓二年陳侯與稷之會蔡侯修鄧之好遂與鄭伯結為與國逮五年王欲伐鄭則又依王室以為名復從王伐之相仇如初是其終始仇好初不出於已國故茍一時之便耳所謂不能自為德怨而從附於諸侯之後者此也凡自齊至陳蔡六國與鄭仇好之迹其反覆如此是無禮義以維持而求便一己之私所以至紛然者歟嗟乎鄭莊之不君甚矣始不能制弟之惡而兄弟至於相殘又不能定忽之位而公子

至於五爭外雖倚齊之强不見剪滅於諸侯而内制於權臣之手卒貽後禍或者稱為賢君亦何妄哉

厲公名突桓十二年立莊二十一年卒

鄭自莊公立嗣統不正鄭國之權專治祭仲及宋執祭仲求立厲公迄莊十四年厲公復立國難方定四公子之亂相尋而作二十餘年忽一出而一歸突再出而再歸子亹子儀皆以國人見弒不終其位是以詩人閔鄭之亂也曰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盖謂厲公兩立忽子亹

子儀皆一立凡五請也請攷經傳論之初祭仲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遂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是歲昭公奔衛厲公立故經書宋人執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稱人以執罪莊公也突歸之文不加貶者罪祭仲也突簒忽而立國人不與故十五年出奔蔡忽歸鄭是年厲公自

蔡入櫟據鄭别都以逼昭公魯會諸侯伐鄭謀納厲公弗克而還明年公復會伐之諸侯之事未竟至十七年高渠彌尋忽舊怨弑昭公而立其弟子亹子亹立一年為齊人所殺祭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是為鄭子儀子儀當歸十有四年傅瑕殺之更納厲公厲公復立鄭難始平此自桓及莊鄭公子三大夫弑君立君終始之迹也夫昭公雖罹禍難而在位不久經不書殺固宜若子儀君鄭十四年自莊四年齒於諸侯已稱鄭伯而於入

與弒經亦不書何哉蓋春秋之作以嚴君臣正名分為急不書其入與弒不與其當國也夫哭簒自立義雖不正然已嘗絕君之位成君之禮則終其身為君可也方子儀之立突已在櫟櫟鄭邑也有君在國其可立乎謂哭非正不當有鄭則子儀乗鄭之亂竊據君位亦非正也是以孔子於厲公之入也曰鄭伯突入于櫟於其死也曰鄭伯哭卒而子儀則於二者皆沒不書意可知矣嗚呼祭仲食君之祿而不能死君之事聽宋逼脅偷生

苟免廢君立君以起禍難如婢妾賤人俛首人後見利則從無足譏者惜乎鄭莊之賢不早正國統以定大義寵任權臣委棄國柄卒使太阿倒持國祚幾絶豈非春秋之罪人哉

宋曾與鄭廢立

自莊公卒諸侯與鄭廢立之事二宋為首魯次之至齊衛陳蔡燕則徒與魯同其侵伐而已未嘗主兵也宋自桓十一年雍氏宗恃莊公之寵執祭仲始納厲公祭仲

與盟而許之故是年突歸于鄭忽出奔衛宋之力也然雍氏雖納厲公而莊公嘗執之以求賂哭未嘗德宋也故厲公之入宋鄭不和魯桓公以六年伐齊齊人餽之餼魯以周班後鄭忽常怒魯而爲郎之師有怨於魯故當厲公入國之初力平宋鄭十一年公會宋公于夫鍾會于闞十二年盟于穀邱會于虛又會于龜復會鄭伯盟于武父夫魯之所以平宋與鄭以厲之入宋爲之平國兩平則突之位可久也爲突求援於宋欲以固其位

者非為突也意在修怨於忽也宋既不受桓公之意屢請屢辭故是年魯遂及鄭伐宋與宋戰桓公自是始好鄭而仇宋矣明年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宋衛燕戰而敗之宋既不得鄭賂又怨鄭魯之仇已故十四年遂以齊蔡衛陳伐鄭報宋之戰及十五年國人不與厲公厲公奔蔡昭公復歸厲公入鄭居櫟魯復惡昭公之入始復修好於宋連兵以病鄭故是年公會宋衛陳于袲伐鄭洎高渠彌弑昭公立子亹魯始息

意於鄭人矣原宋魯二君之心皆非為鄭也宋以利故欲立厲公以取賂魯以怨故欲立厲公以篡忽凡二國者始則相親以相結終則相怨以相攻無非競錐刀之利肆蠭蠆之毒懷讐則欲報圖利則欲取如閭巷之乍叛乍合而已曷有仁義之心歟嗚呼自子儀立國難畧平是時齊雖未霸魯以姜氏之禍衛以惠公之難諸侯興師互相侵伐未嘗臨鄭故鄭國之事比前為少其後子儀被弒厲公初立則又值齊霸盟會侵伐皆往從之

故終厲公之世兩會于鄄鄭皆與焉雖然使鄭國諸君能復從中國倚霸自强則鄭之境土可恃以無虞矣楚雖暴横安敢彎弓而向鄭哉惜乎其昧於此也

鄭在小白時叛齊即楚

楚為鄭患自魯莊已然幾與春秋相終始也故莊十六年始書荊伐鄭夫鄭以弱小之國介乎强楚驅逐逼脅兢兢然保疆土之不暇所恃者中國霸而已中國有霸則楚不敢向鄭鄭亦不得而從楚不幸霸業不興蠻荆

暴横則鄭委身於楚惟其所命雖欲顧瞻中國不可得已當厲公時楚勢未盛齊霸方興中國可恃而荆蠻可却也然鄭雖兩與齊會而會鄄之後猶間宋伐郳興師侵宋故十六年齊衛伐鄭以服之則其不純服霸主一以盟幽之後猶貳於齊慢而不朝故十七年齊執鄭詹以威之則其不純服霸主二嗚呼小白圖霸之初楚勢亦微矣鄭猶貳齊若此況其既没之後中國無霸强楚熵焰十倍於前欲冀鄭之無叛不亦難乎哉

文公名捷莊二十二年立僖三十二年卒

鄭自厲公從霸至於文公踐祚以來倚齊為重歴數年間國内晏然靡有侵伐之事逮莊二十六年同盟于幽固齊好也楚以鄭從齊故明年又為伐鄭之役齊侯於是會魯宋以救之僖元年楚復伐鄭齊又會六國于檉左云謀救鄭也二年楚又侵鄭三年又伐鄭鄭以楚師比歲侵伐欲求於楚孔叔曰不可齊方勤我棄德不祥故四年鄭伯從齊伐楚然方是時齊雖主霸而楚亦盛

强鄭方仗齊為援聽命以伐楚又懼楚之不能釋憾於我也故五年首止之會鄭伯逃歸不盟盖其病楚之兵威而不敢奉齊盟也夫鄭既不能堅事齊之心捐好背盟猥趨夷虜故六年齊侯會六國伐鄭圍其新城七年又復伐之而莫之能救於是殺申侯以説於齊又使世子華交盟于甯毋猶懼齊之未平也故八年乞盟于洮復修舊好自是一於事齊莫有二心是以九年葵邱之盟十三年鹹之會十四年緣陵之役十五年牡邱之盟

十六年淮之會皆奔走奉事未嘗少懈而楚亦畏服齊霸不敢犯鄭故鄭得以靖節於盟主也逮明年小白既没中國無霸鄭患楚之蓄憤已久將修怨於其國故十九年與楚盟于齊二十一年復會于盂又盟于薄二十七年盟于宋去華即夷苟免一時之難而已然宋以二十二年合四國之師以伐鄭者宋欲圖霸而惡鄭之從楚故也鄭以楚故受伐于宋故是年冬楚及宋戰敗宋師於泓報鄭之役也暨二十八年晉文興霸城濮之戰

楚師大敗是年踐土之盟溫之會皆晉主之而陳鄭諸國罔不率從越明年翟泉之盟諸侯從晉者六國而鄭獨不至故三十年晉人圍鄭左氏謂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夫文公在位四十餘年始則援齊為强固結盟好中則背齊即楚叛中國之盟會而依附豺狼戎狄之國及其終也則又從而歸晉然且有攜貳之心而不能敦信好蓋其乍叛乍從取陵於大國豈奕世之賢諸侯哉觀其惡高克而使將兵卒致棄師之恥信宣仲之譖申

侯有殺大夫之惡其昏闇不明柔懦不斷又若此之甚也

穆公 名蘭僖三十二年立宣三年卒

鄭自晉文興霸服從中國至穆公時重耳既沒襄公既立雖霸業稍衰襄尚能主盟諸侯薦修盟會故其始也鄭以聽命於晉不敢向楚攷之春秋僖三十三年從晉伐許宣二年從晉伐秦三年從晉伐沈七年與晉盟扈皆未嘗叛晉也九年楚始伐鄭而晉合五國大夫救之

猶足以抗楚未至於失鄭故十二年鄭會公于裴十四年同盟于新城十五年盟于扈十七年從晉伐宋又盟于扈凡此皆穆公從晉之迹也然十五年扈之盟晉以齊數病魯將謀伐齊及是受賂於齊而晉師遂止十七年伐宋之役晉以宋殺昭公興師問罪及是實受賂於宋而晉師亦止夫為盟主伐叛柔服用彰威德而動輒受賂以貽諸侯羞則晉德其衰矣穆公為是謂晉不足與而受盟於楚宣元年始與楚子侵陳宋宋陳衞曹會

晉師于棐林伐鄭晉人宋人又伐鄭葢晉宋之與國也鄭旣附楚勢必病宋宋有鄭患則必連晉衛以報之此理之必然也明年宋華元鄭歸生爲大棘之戰宋師敗績鄭獲華元大敗其師獲其臣則宋不敵鄭可知矣晉宋懲此之敗不勝其耻遂連陳衛四國之師而復以侵鄭楚伐陸渾鄭勢单寡遂及晉平士會入盟楚以鄭叛乃舉兵侵之接靈公之世二歲之間楚兩病鄭葢自宣元年以來至此鄭又服晉也嗚呼觀鄭子家遺趙宣子

之書曰南人有言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詳味其言則鄭雖隣楚亦非有心於叛晉者由晉衰貪利失道無撫綏之術有以致之而已噫二霸其賢哉

靈公名夷宣四年立是年歸生殺之

靈公在位不久事不見於春秋無可論者按左傳靈公見弒出於子家以食黿之憾遂陷大惡夫為人臣而邀

口腹之欲憒其小忿忍弑君父如刈竹葦此真夷狄禽獸者也子公雖知君不可弑而權不足制脅以從命厥罪惟鈞經没不書盖以恕矣嗚呼二子之惡固不容誅然靈公御失其權自貽禍難不可謂無罪何則知子家為可殺則殺之可也何至養成其惡使得肆豺狼之暴哉嗟夫春秋之君强者過於殘忍弱者失之震怯觀魯隱於羽父鄭靈於歸生皆孱弱不斷禍及其身為天下笑易曰履霜堅氷至為人君者可不戒哉

襄公名堅宣五年立成四年卒

襄公在鄭值晉成景之世霸業稍衰强楚傲然無憚晉之意是以屢病於鄭夫穆公繼祚二十三年從晉盟者四伐者一會者一其從楚侵陳宋者不過一再而止葢是時晉之襄靈尚能糾合諸侯以衞中國而去重耳之霸未遠其聲威猶足以震楚也故楚不敢易晉而力於爭鄭逮襄公時晉或遭靈公之難方務内靖未暇勤諸侯也又其在位不久威柄不施而景公繼之邲之戰大

挫於楚楚為是敢肆猖獗數為鄭患鄭雖欲堅於事晉其勢有所不能故襄公被伐於楚者居多而從楚之迹亦多晉之伐鄭者鮮而鄭從晉者亦鮮請按其實以言之鄭在晉成公時宣五年楚人伐鄭九年楚復伐之晉雖以郤缺救鄭而不能解禍難遂致鄭人求成於楚十年晉宋衛曹幷力伐鄭以討其貳鄭復請成于晉原鄭向晉之心不可謂不切矣楚師兩伐而附楚晉命一討而歸晉則襄公之不忘盟主可知也奈何楚復致伐而

晉之力不能急鄭襄公始會楚子結盟于辰陵然亦非其願也故已而背之楚子遂大舉圍鄭之師以責辰陵之盟當此之時晉茍能一戰敗楚鄭將欣然從附中國永堅事晉之志矣不幸林父敗師于邲楚勢愈張則雖晉為鄭慮亦當俛首從楚以紓一時之難也故自是以後終襄之世皆一於附楚成二年從楚侵衛又同盟于蜀遂與楚同好棄仇無復叛去晉雖以宣十四年成三年兩加兵於鄭而終莫從晉如曩昔者非成公背華即

夷樂於附楚挾晉之勢不足以捍吾國耳嗟乎襄公脅制於楚使不得內顧中國雍容禮文而染於篳路之俗豈鄭之罪哉盖以晉之成景無重耳之賢不能威楚而反致敗衂竟使襄公不得已而歸之誠晉之可責哉

悼公名費成五年立六年卒

悼公在位踰年而卒事無可攷惟成五年蟲牢之盟一服晉而已是時晉景公懲邲之敗復修霸業諸侯稍稍歸晉故衛自宣十七年同盟斷道齊自成二年請盟袁

婁宋自成三年從晉伐鄭鄭知晉勢復興故至是五年遂背楚歸晉自是以後按成公之世鄭之於晉屢叛屢服兩國交伐矣詳見成公

成公名倫成七年立襄二年卒

鄭介乎晉楚之間事晉則楚伐之事楚則晉伐之自穆公以來叛服不常然攷其從違之迹實視兩國之強弱晉強於楚則從晉為多楚強於晉則從楚為多觀成公當晉景之時晉雖多難其勢已強故鄭雖叛而較之於

楚事晉為久楚不足以敵晉故也是以成六年楚公子嬰齊伐鄭晉欒書救之七年嬰齊復伐鄭晉侯合九國救之晉懼鄭有貳楚之意是年晉遂同盟于馬陵以固鄭九年晉為汶陽之田諸侯貳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楚人間諸侯之貳以重賂來鄭鄭會楚公子成于鄧蓋成公至此一叛晉也晉以鄭叛故因其如晉遂執鄭伯晉欒書伐鄭十年晉復合五國伐鄭鄭以晉屢見伐乃復背楚歸晉故十三年會晉伐秦十五年同

盟于戚又會吳于鍾離至十六年楚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遂叛晉歸楚故是年同楚侵宋又合楚子戰晉侯于鄢陵楚鄭敗績鄭雖敗師猶未服晉故十七年晉侯合八國伐鄭同盟于柯陵是年又伐鄭鄭亦未服至十八年復合楚子伐宋故襄元年韓厥帥師伐之二年鄭師伐宋終成公之世不復歸晉矣夫鄭有貳心於楚雖陽示服晉而楚一誘之則隨以背晉而晉知鄭之不可保也故叛必伐之必盟之要之以神明懼

之以禍福餌之以利害其欲服鄭之計以力矣況鄢陵之勝晉有震楚之威宜乎鄭伯俯伏請罪懷改事之心不待再伐而後服也然自鄢陵之後晉三伐鄭鄭終不從而連楚侵伐仇晉愈深者盖知晉之不足恃故也夫霸者之服諸侯非獨兵威之盛足以鋤强去暴亦在有德以懷服之耳厲公敗楚伐秦摧折勍敵秦不敢稱兵報伐楚不敢爭鄭屢侵其兵威非不强也然暴虐無親阻兵安忍曾無柔服之德而三族擅權國内多難禍將

起於蕭牆則為鄭之計與其從晉不若附楚之安是以雖屢被伐而訖從楚自如也然則霸者欲長有諸侯主盟中夏盍亦增修其德乎

宋鄭仇好

宋鄭自入春秋至厲公二國仇好事皆已論之於前及二霸之興中國諸侯禀命盟主莫有攜貳故宋鄭皆與盟會同心修好無有侵伐至文十七年鄭始從晉伐宋宣元年鄭又連楚侵陳及宋是年宋會陳衛曹伐鄭又

獨伐鄭自是以後宋鄭兩國侵伐交好多見於經惟襄十一年蕭魚之㑹鄭純服晉中國帖然故宋亦解仇於鄭者二十年大抵宋一於晉而鄭多附楚從叛不一方鄭歸楚則必連楚必陵宋晉之與國叛晉則仇宋理之必然也宋既為鄭所侵則晉必為宋釋怨亦倚晉之强間鄭而伐之故終晉之世宋或獨伐鄭或連晉以伐鄭鄭或獨侵宋或連楚以侵宋其間惟鄭叛楚歸晉則兩無侵伐矣或曰攷之春秋中國諸侯交附晉楚不一而

從違强國交鋒抗衡獨多宋鄭何也蓋宋鄭壤地相比疆埸之事玉帛之使易成仇好況當時鄭恃楚以强宋恃晉以强晉楚既不相下則肘腋之國稱兵相凌宜矣

衛鄭仇好

衛與鄭自二霸擅盟諸侯委順侵伐之事蔑無聞焉至成二年楚鄭侵衛三年衛連晉宋伐鄭以報之十年衛獨侵鄭又會諸侯以伐之十七年衛括侵鄭襄二年又連晉宋侵鄭原衛之意所以屢仇於鄭者以晉故也鄭

既叛晉則衛必倚晉伐之及晉自平昭以來霸德既衰不能主諸侯衛知晉不可恃也故自襄公二年伐鄭之後六年間不復加兵許鄭以助晉之威強於是衛鄭始弭兵矣至定之八年晉以衛之叛盟故侵鄭侵衛而衛鄭之好愈固於前是年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十年會于安甫故比年盟會無復曩時之稱兵見衛之仇鄭所以屢見於經者其原起於附晉也

鄭許仇好

春秋之時王綱不正諸侯恃强陵弱無國不然故魯之於邾宋之於曹鄭之於許皆憑其勢力足以并吞而將噬之且以其壤地相近兵車易臨是以加兵侵暴每每見經觀鄭自莊公入許之後後世子孫踵其前軌陵蔑尤甚文公侵之穆公伐之襄公三伐之至於悼成之世圍伐各一簡公合晉衛之師又一伐許至獻公而遂滅其國焉夫鄭加兵於許者如此其數而許未嘗敢報鄭之伐其間若僖二十二年襄十六年雖兩嘗伐鄭不過

憑恃諸侯之國借人之力以少快一時而已所以然者鄭足以制許許不足以仇鄭也嗚呼以鄭之脅制於楚切切然臣事之不暇盍亦增修其德撫循小國繼好息民以保封疆不務及此而逞志於許是猶螳螂捕蟬而不知黄鵲之從其後也

鼃公名髡襄公三年立七年卒

鼃公繼立值晋悼興霸故鄭一於從晋未嘗叛而歸楚自襄公二年晋欲服鄭連宋衛以侵之鄭既服晋故三

年會九國盟鄭雞澤五年合十四國會于戚皆以堅鄭好也自是以後終躉公之世悉從晉命故五年晉會七國救陳鄭伯與焉七年會于鄬公未及會而卒然則躉公之純於從霸異乎先君攜貳者盖以悼公霸業之盛以威服之故也

簡公名嘉襄公八年立昭十二年卒

鄭自躉公之時雖嘗服晉及簡公嗣位初畏楚見偪而叛晉者三至襄十一年蕭魚之會悼公霸業既盛楚之

力不足以抗晉故自此一會之後至襄二十五年凡十五年間不復背晉以歸楚然是時晉霸浸衰中國之權晉楚狎制故二十七年晉趙武楚屈建會鄭良霄于宋而盟之是會雖晉楚同列異於前文而聖人猶序晉於楚之上者以見晉雖衰猶足以主盟也至昭四年楚子主會于申鄭始委晉而歸之自是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專於楚鄭始交事兩國無純附晉之心如悼公之時然則非鄭有貳心實中國無霸有以召之也攷之於經

襄八年鄭伯會晉侯六國于邢丘楚公子貞帥師伐鄭鄭遂服楚此一叛晉也九年晉復會諸國伐鄭而盟之鄭始服晉矣楚子憤鄭擕貳繼而伐之鄭又從楚此二叛晉也十年晉侯復合諸國伐鄭城虎牢以逼之楚人救鄭故鄭得以倚楚之援未肯卒服是以晉侯率諸侯以伐鄭同盟于亳城北鄭始再服晉矣既又復叛故襄十一年晉侯合諸國伐鄭同盟鄭又服晉于是會于蕭魚自是以後鄭一心事晉不敢向楚者二十年葢自晉景以

來服鄭之功至此為特盛也楚以鄭貳也故是年執鄭行人良霄十八年伐鄭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兩伐鄭雖兵師屢加而鄭終不復向楚非鄭之德晉而讐楚也以晉霸之興足以勝楚鄭可恃以無恐也馴至昭公四年晉霸寖微權制於楚申之會楚子主之鄭伯或向楚或從晉奉事之心少損於前矣嗚呼晉盛則鄭從晉衰則鄭叛其從違實視晉之强弱然則昭定之間所以不純於從晉者非鄭之罪葢晉之削也

鄭簡公與陳蔡宋仇好

簡公在位最久其侵陵敵國四見於經攷之經傳皆未嘗以私憾報復無非奉事强國因以致仇而已陳蔡楚與國也宋晉與國也方其附晉則侵蔡伐陳及其從楚則背晉伐宋故襄八年邢丘之會鄭始服晉則侵蔡獲公子燮及亳城北盟之後鄭復叛晉則連楚以伐宋至是蕭魚之會以後鄭純附晉不復向楚於是與楚為惡故二十五年入陳伐陳以仇楚之與國矣嗚呼善盟會

惡侵伐春秋之義也夫彼以兵加惡於我而我復以兵報之此季世末俗報復之常理耳春秋且猶惡焉况於己無私憾而師兵四出殘民暴骨以求媚於大邦其惡豈不甚乎然則簡公之罪不容貸矣

定公名寧昭十三年立二十八年卒

春秋至昭公時晉悼既沒霸業已墮楚靈驕暴諸侯不從强吳乘間梗其喉牙使不得摶食中原如曩時之盛則楚亦衰矣然攷之春秋晉楚兩國雖同於衰而晉尚

能糾合諸侯以申盟會鄭以楚不足依猶往從晉不復向楚故昭十三年會盟平邱二十五年會于黄父夫獻公即位昭三十二年同城成周定四年同侵楚盟臯鼬晉雖衰鄭猶從之如此者以楚勢削弱不敢與晉爭鄭鄭猶得以悉意於晉故也或曰楚子爭鄭其來久矣今雖稍衰楚必能委鄭以與晉也而經自昭公以來蔑無楚伐鄭之文何耶曰諸侯之勢足以自保然後敢以圖人當昭公之時强吳躡楚之跡浸以肆横故四年大會

諸侯伐之五年六年又伐之楚方拒吳之不暇何暇於討鄭乎楚雖欲圖鄭鄭亦安能屈身以役之乎然則楚之不敢謀鄭勢使然也

獻公名蠆昭二十九年立定九年卒

聲公名勝定十年立未卒而春秋終

晉定之初晉霸雖衰猶能會盟諸侯故城成周之役侵楚之會皐鼬之盟鄭皆與焉則鄭猶從也及聲公即位晉德愈微盟會侵伐蔑然不講鄭始東結齊魯與晉為

敵故定十年會齊侯于安甫十一年及魯平叔還涖盟于鄭哀二年鄭罕達及晉趙鞅戰于鐵而鄭敗蓋是時魯與齊交好晉與齊為仇鄭旣交通齊魯背晉之盟於是帥師戰晉不顧惜哉嗚呼以晉國之君自襄昭以來區區於保鄭其盟會非不堅也一旦乘頽之極遂背盟棄好交結敵國稱兵相陵雖曰晉德之衰不足以叔鄭為鄭伯其亦可罪哉

鄭大夫

鄭大夫見經者二十四人宛及詹不氏未命也祭仲申侯非鄭之公族蓋祭仲初一封人有寵於莊公遂執鄭政而申侯自楚奔鄭則皆非公族明矣自穆公以來終春秋專鄭政者皆鄭之族裔攷之於經公子七人公子歸生子家穆公弟公子棄疾子良公子喜子罕公子鰌公子發子國公子騑子駟公子嘉子孔是也公孫五人公孫輒子耳舍之子展蠆子僑夏子西段伯石子子印是也公族七人良霄輒子伯有罕虎子皮罕達游吉子

太叔游速太叔子國參子產子駟弘是也按唐武平一傳穆公生十一子子然及三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爲卿惟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印子豐七族子孫世執國政故稱七穆然見於經者惟罕駟良國游五人而印與豐無聞焉罕虎罕達出於子罕游吉游速出於子游國參出於子國良霄出於子良駟弘出於子駟是皆穆公之裔也其他繫於行事者請按經傳言之　宛以歸祊見於隱八年或者以謂去宛之族所以深貶鄭伯擅

易天子之田是不然歸祊易田罪在鄭伯於宛何與杜謂未賜族故不氏其說當矣　祭仲以宋人見執桓十一年或謂祭氏仲孫天子命大夫是不然春秋凡書字貴之也祭仲專鄭之權不能死義命見執於宋廢忽立突乃春秋之罪人安得而貴之哉然則仲當書名稱人以執者罪祭仲也　詹以莊十七年齊人執之及自齊逃來兩見於經蓋當時小白既霸鄭既伐宋又不朝齊故齊侯因幽之盟遂執其臣討前惡以辱鄭伯然詹為

鄭國之臣不能伏節守死以解國難迺自齊而逃魯其罪大矣故稱人以執又曰自齊逃來者貶鄭詹也　申侯以鄭殺之見於僖七年按左氏申侯以結憾於陳轅濤塗遂譖於鄭伯曰申侯美城虎牢將有叛意故鄭伯因齊之逼用濤塗之譖殺申侯以說於齊觀經上下是年齊人伐鄭秋鄭世子華聽命於會則左謂說于齊信矣凡此四人者不繫於公侯者也　公子歸生以宣二年與宋戰獲華元四年弒其君夷兩見於經先儒謂大

棘之戰既敗其師又獲其帥惡其戕艾中國故聖人備書之以甚歸生之惡然靈公之弒實子公書子家知君之不可弒而不能制子公其權不足故也　其餘若公子去疾以成三年伐許公子嘉以成四年伐許十六年侵宋公子鰌以十六年會吳公子發以襄五年聘魯公孫輒以十年伐宋舍之以十一年侵宋二十五年入陳良霄以二十六年會澶淵二十七年會于宋蠆以十四年會吳伐秦會戚夏以二十五年伐陳段以二十九年

城杞罕達以昭元年會厥憖游吉以二十五年會黃父
國參以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游速以定六年滅許十年
會安甫罕達以定十五年伐宋哀二年與晉戰十三年
取宋師駟弘以哀七年救曹凡此盟會侵伐或出於盟
主之命或出於國君之命其善惡褒貶雖不專在於臣
下然七穆子孫遞遞相繼盤根固節侵權逼上漸不可
制聖人顯其名字著於筆削者所以傷君之弱而疾臣
之專也　至若襄十年盜殺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三

十年良霄奔許入鄭鄭人殺之十九年殺其大夫公子
嘉昭二年殺公孫黑則著之經傳幾可以探筆削之義
按襄十年諸侯伐鄭師于牛首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
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
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
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
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
為司徒冬十月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師僕帥賊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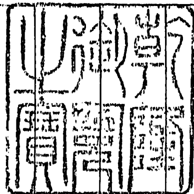
子駟子國子耳刼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夫盗者微賊之稱一日而殺三卿其惡固不必言然鄭伯為國不能選賢而委柄於公族三卿執國政不能御下而見夷於羣盗以春秋之法責之則君臣皆不免為罪人也聖人列數之盖所以著其惡歟　襄十九年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尉止之難子孔知而不言及前年楚師伐鄭至純門子孔實召之子展子西率國人殺之書曰鄭殺其大夫以國討為文罪子孔之專

也夫子孔已為公族與三卿同秉國政知尉止作亂黙而不言是亦為盜而已且賣國召師專權恣寵人臣之惡無以過此其見殺於國人豈不宜哉　襄三十年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將使子晳如楚子晳伐之伯有奔許鄭伯盟國人伯有怒伐鄭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伯有死於羊肆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　昭二年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使吏數黑之罪使就吏

黑遂縊經曰鄭殺其大夫以國討為文罪在黑也夫伯有嗜酒而侈飲取怨國人負罪出奔不能悔過自咎乃向戈以攻其國黑覬伯有之亂不鑒覆轍反欲虔艾手足攘據其位二子見殺於國人皆自取之也故經於良霄不稱大夫於黑稱鄭殺其歸罪二子明矣　嗚呼以鄭小國介于晉楚之間左右攻討扶持不暇固當選賢任德君臣協心同濟國難以保其宗社可也乃以一國委於公族使致爭權固黨稱兵相殘若躡跡而起向無

子產之賢焚載書安公室左提右挈相持鞏固則鄭國

之邱墟當不終於春秋矣



春秋比事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比事卷十 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蔣如燕

謄録監生臣李維翰

春秋比事卷十

宋 沈棐 撰

蒐狩總論

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有常禮故周制大司馬之職各以其時候農隙而講行之春秋以來干戈相尋諸侯日弊於征伐蒐狩之事雖未必盡廢然當時疆埸有難朝不及夕何暇於待時王綱弛墜僭逼日甚何暇於顧禮故有師次而治兵者有踰禮而大閱者其僭分失

時殆未可盡責也

蒐

覲經書蒐者五皆在昭定之間説者謂昭八年秋蒐于紅譏其失時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二十二年夏大蒐于昌間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十四年秋大蒐于比蒲蓋譏其僭禮嗚呼以是度聖人之意蓋亦淺矣必曰五蒐所書意在明禮謹時則自隱至襄歷九君無慮數百年豈無可譏者乎左謂紅蒐革車千乘十一年比蒲

之蒐以當齊歸之甍為非禮公羊例以為罕書穀以紅之蒐為得正昌間之蒐諸務而用春事皆不書褒貶之論者又謂按成元年作邱甲使邱出甲士一人以見當時兵寡勢弱其賦役不得不蹙也逮襄十一年始作三軍三家分公室以專其權民愈勞而兵威愈不振矣故循沿以至昭定之間軍旅困弊日虞干戈雖屢舉大蒐之禮耀威鄰國名侈實違適所以見其弱耳是說雖未甚合經然頗勝前說蓋嘗思而得之當昭公時國柄專

以季氏定公時國柄移於陽虎故昭公之薨三定公之薨二時書於春秋異於他公者聖人之意以謂當二公在位君不得有其國而奪於大夫大夫不得專其政而制於陪臣各恃兵威以為强使國人莫敢睥睨終致於不可制敺區區録此於簡册者盖傷二君之削弱而疾二臣之强横也夫自古背叛之初其初未嘗不收攬兵權盡歸於已待其威聲廹脅足以陵轢天下是以賊君亡國敢為逆亂無復顧憚季氏之逐昭公陽虎之竊寶

器豈非以兵威自專故其流至此耶然則有國家者慎無以兵柄與人

狩

狩冬田也天子諸侯四時必田者盖謂治安不忘危亂所以講武經而教民戰也豈徒肆盤遊逐禽獸而已哉然先王之制田必以時不妨于農殺必以禮不殄天物故此禮一行而講武重農愛物三德備焉春秋書狩者三惟桓四年獨書公狩于郎至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

祥則為齊人書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則為獲麟書　為齊人書者蓋以彭生之難桓公見殞於齊莊公之與齊侯義不戴天不能雪恥報怨迺連車結軌縱馳逐之樂不以為醜其惡甚矣故公穀皆以為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者公羊謂諱與讐狩穀謂卑公之敵剌不復讐而釋怨也二説皆可取而穀梁之説最為詳明然則經於莊書狩豈非主於齊人乎　為獲麟書者蓋孔子當周之季傷聖王不作中國淪胥文武之道掃地而麟雖嘉

瑞出非其時是以哀傷而絶筆焉聖人之意以謂定哀之前尚兾王道之復振麟為時出猶可以為祥至定哀末年夷狄暴横權臣僭竊世道交喪不可復興而麟方見獲不足以為瑞是重可哀而已故經於狩末有言其所獲至此獨書獲麟且絶筆也豈非主於獲麟乎　至于桓公書狩于郎則地非越境禮非過時筆削之意自有深意左氏以為禮公羊以為逺夫既合於禮則春秋不書若以為逺則郎盖魯地聖人未應重責也先儒則

以謂不時夫周之正月蓋夏之十一月則於此而狩正其時也安得為不時哉紛紛之論皆不足以盡聖人之意以桓公篡弒自立身負大惡自虞諸侯之討已每欲阻兵安忍自為威强以耀武於鄰國聲威於國人使人莫敢睥睨故經書大閱一及此郎之狩皆在桓公他無書焉然則所書之旨果可考矣

治兵大閱 作甲作軍舍軍附

古者軍制之等兵威之數講武之禮莫不有常法焉法

既一定而後肄習各以其舊簡閱各以其時無事則戢而不用有事則易爲之備其可考而知者若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閲此治以四時者也以數軍實以昭文章以明貴賤以辨等列以順少長以習威儀此講以三年者也今魯素無武守一旦國家有故始汲汲焉名而興蒐省視缺乏之立國之不武亦概可想見矣然而春秋之義不係此也莊公之於諸兒有不戴天之仇有惡於諸侯之恥撻

不能手刄凶頑以慰先靈而反朋比為惡非時動衆以從事於素無嫌隙之宋閔忘拉幹之毒昧獨漉之義是以聖人據事直書以見公之全乎無有人心焉耳　成公二年作丘甲疏云此甸賦也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使丘出之故書杜云備齊難暫為之以靖其國使邱出甲士一人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出戎馬一疋牛三頭而無甲士今始增之以理推之此義甚安　襄公書作三軍昭公

書舍中軍左謂季武子固請於叔孫穆子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盟之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使軍乘之人率其役邑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者使公家倍征之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子弟之半叔孫氏使盡為臣盡子弟以父兄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於公而已經曰舍中軍卑公室公羊曰譏三卿也古者

上卿下卿上士下士舍中軍貴復正也夫先王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次國而作三軍三軍亂王制也若以作而非正則舍之為是矣然當襄昭在位三家專權并吞公室其勢日甚於前安得於昭之時能為復古之事哉是則公穀之說徒泥於經文而不究當時之意也折衷論之蓋當以邱明為証雖然變古易常春秋之所甚惡故作之舍之備書於經以見上不由天子之命下出於權臣之手其衰頽弊壞至此極矣此春

秋之意也

城築總論

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春秋凡城一邑築一囿時不時必詳而錄之皆譏其輕用民力也然得其時者其惡小非其時者其惡大故經書城築雖例以示譏而必謹其時者此也請按經傳而備論之經書內城者十八城兩邑者二卿帥師城者三書築者八若隱七年

夏城中邱九年夏城郎桓五年夏城祝邱十六年冬城向宣八年冬城平陽成四年冬城鄆九年冬城中城襄十三年冬城防定六年冬城中城哀四年夏城西郛五年春城毗六年春城邾瑕左氏例以時與不時為傳蓋謂春夏秋當農之時不可城築妨民故例以為不時至冬則農既畢無妨民事故例以為得時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謂周十一月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工之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龍至而畢則左氏立例

之意以各為得時可知矣公羊惟隱七年傳中邱之義曰以重書蓋其意謂以土功之重故書於經穀梁則曰城為保民為之民重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及成九年城中城之義則曰非外民也范甯以為譏公不務德政恃城自固不復能衛其人民而定六年城中城之義則曰三家張也范甯以謂三家張後故公懼而修內城攷三傳先後之意則左氏失之拘公羊失之晦穀梁失之鑿蓋凡此書城雖無他義皆譏國君

勞民費財不務修其德政以為安強之計特其時不時罪有輕重之别耳　至於莊三十二年書春城小穀左氏曰為管仲也杜預以為小穀齊邑也公感小白之德故為管仲城其私邑而先儒則為小穀魯邑在曲阜西北以理推之則左氏之説大為不然管仲相小白霸天下聖人許之為仁蓋春秋賢大夫也詎肯不由天子之命而受其城邑况莊好興土功於羣公尤甚於春秋所書初無異文若謂小穀齊邑為管仲城之則當書曰城

齊小穀聖人安得而沒言之哉然則今當為魯邑書之者亦以譏莊公之困民力也　文七年書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公穀二傳皆泥於甲戌謹日之義而不明聖經之本意其說皆無足取蓋譏用師徒以取大邑又勞民以城國之邑則其困極民力莫此之甚故經先書取須句繼曰遂城郚所以甚文公之惡也　襄七年夏城費左氏謂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主役徒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

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强盖費季氏邑也季氏以不時城所食邑則其專權自恣可知矣襄十九年冬城西郛城武城左氏皆曰懼齊也盖魯自成公以來至於襄公凡五十年皆專於事晉而怠於齊若鞌之戰又敗齊而盟之魯既與齊接壤而齊猶未服於晉則在魯不可不虞也故十九年兩城其邑特異於他公豈非朝夕虞齊之難故耶　定十五年冬城漆左氏謂不時告也杜謂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知其不時

故緩告從而書之以示譏其餘傳皆亡此義然此出於左氏之臆說未知當時之意其是非未可質也書内城者十八其義見此

城兩邑者二

莊二十九年冬城諸及防定十四年秋城莒父及霄穀梁謂以大及小無所褒貶蓋城一邑春秋且猶譏之況一時而城兩邑其殘民之力不亦甚乎莊定之罪不容貸矣書城二邑者二其義見哉

卿帥師城者三

文十三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左云書時也穀曰稱帥師言有難也先儒謂帥師而城畏莒也鄆莒魯所爭者　襄十五年夏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左謂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　哀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杜謂魯黨范氏故懼晉而城啓陽以諸家之說參之則凡書帥師城邑者蓋有懼難之意然自僖以前經無大夫帥師城邑之文獨於文公

始變文而有帥師城者蓋春秋自文公以來大夫專政國事之權多出於大夫然魯之大夫多矣獨三家專恣尤甚故大夫之城非叔孫則季氏以見帥師城邑魯君所不得專而擅於三家故也帥師城邑者其義見於此

書築者八

凡城築之事不同左謂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杜謂左氏此例止於築邑他築非例蓋築臺築囿亦謂之築而非築邑也先儒謂功大曰城小

曰築則城築固自有辨　觀經莊元年書欲築王姬之館于外則所譏在王姬之館不專於興築也左曰為外非禮也公羊曰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何以禮王姬者必為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穀梁曰築之外變之正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迎不與齊侯得與吾為禮三傳之說左氏最失公羊雖以為非禮而不原其失禮之由穀

梁之義似近經意而謂變之正則又不然蓋莊居桓之
喪則主齊之婚有害於禮教又有彭生之讐則主齊之
婚復傷於恩為魯之計當力辭於天子可也今為齊主
婚而築館於外以迎王姬則害禮教傷私恩甚矣故曰
築王姬之館於外譏莊公知其失禮畏齊之强而不敢
卻也　莊二十八年冬築郿左謂非都也穀謂山林藪
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按穀梁之說謂規
固山澤之利則築郿非邑也然果非邑則春秋所書與

築臺築囿同文安得止曰郿哉是築郿築邑也特非若城城高大其制耳二十一年書三築臺公羊謂築臺於郎譏臨民也築臺於薛譏遠也築臺於秦譏臨國也穀梁之義同於築郿之文皆失聖人之旨蓋莊公比歲興作一年而三築臺其妨農害民莫甚於此春秋屢書之所以甚公之惡也　成十八年秋築鹿囿左謂書不時公羊謂譏有囿矣而又為也穀亦同築郿之文　昭九年冬築郎囿左謂書時　定十三年夏築蛇淵囿三傳

無義夫池臺苑囿皆非賢君好尚春秋書此所以深疾
三君困黎庶之力廣遊觀之地借曰得時亦不免於罪
也使聖人以其得時而書之則是起後世驕淫之君借
閑暇之時縱汰侈而不恤耳豈垂世立訓之義哉雖然
詳觀魯君自隱歴哀更二百餘年未有不書城築者其
不城一邑不築一囿愛民力而重農事者惟僖一人而
已至於莊公則驕奢淫佚特甚於諸公故春秋於其季
年書城築為尤多幸僖公嗣位克荷其業故魯之宗社

得以縣遠而不墜使繼其位復如莊公則魯已并吞於他國將不得與春秋並終矣宜乎僖公見頌於詩人而莊公之見刺也

外城六

春秋書外城六其初皆出於霸主其後出於晉大夫或以衛中國而禦外侮或以合諸侯而勤天子論其得失皆得罪於三代而有功於春秋者也何哉古者天子在上諸侯以藩屏為職凡城國之事必請命而後行此王

制也周衰天子微弱諸侯恣横中國之事得以自專未嘗請命於上侵權犯分王法所宜誅所謂得罪於三代者此也然莊公以來強僭肆横弱小之國不能自存王室多難天子之位不能自安故有見滅於狄人者有見脅於強楚者有見迫於東夷者至於天子則手足相殘顛越草莽王國之墜危如綴旒使當時無霸主之賢又無大夫之助以抑強扶弱存亡救難維持而鞏固之則國非其國矣所謂有功於春秋者此也請備論之　僖

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三傳之義皆美小白有存亡繼絶之功夫小白固可取矣然邢為狄患小白帥三國之師而往救焉則急於救患使邢不至於奔亡可也乃次于聶北逡廵顧望待其遷而城之雖城之美不若救之之功為全且善也先儒謂與其旣亡而城不若未亡而救之其深得春秋之旨歟　二年城楚邱三傳之說皆不盡筆削之意盖救邢之師雖不能成功觀閔元年書齊人救邢而僖元年更書三師救邢則齊侯猶有救

援之名也今衛為狄滅齊侯擅霸主盟中國坐視其困不舉一援之力待其既遷而往城之欲以收繼絶之功葢亦難矣春秋直言城楚邱不書齊侯者不使齊侯亡仁義之實而受仁義之名若曰非齊侯所封也　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左曰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者闕也公曰城杞也曷為城杞滅也葢徐莒脅之不言其脅為小白諱也穀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小白之德衰矣若曰非小白所制故曰散辭　三傳之說穀

梁為近先儒又謂會鹹諸侯故不序若是則春秋何所寄褒貶哉盖杞以微弱之國迫近東夷小白恐其脅制浸入於夷狄故率諸侯城以衛之此小白之德也而經總書諸侯不書王盟者盖自葵邱之會以後霸業已衰中國多有叛者故聖人沒其爵使若小白德衰與諸侯等也　襄二年遂城虎牢左曰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公羊曰虎牢鄭之邑其言城之何取之也不言取諱伐喪也大夫無

遂事言遂歸惡於大夫穀曰若言中國焉内鄭也先儒
又謂鄭叛去中國與楚比周荀罃城以逼之然後乃服
故不繫之鄭使若自城中國之邑然服鄭以安中國善
也乗人之喪取人之邑其可哉此大不然葢城虎牢所
以逼鄭而絶其援使服中國而已未嘗取其邑也且服
鄭以安中國此霸者之美功聖人豈區區罪其伐喪者
哉然戍虎牢則繫之鄭城虎牢則不繫之鄭者鄭以楚
逼脅屢服屢叛自城虎牢逼之之後歸晋者四年廼始

背之至襄十年雖戍之而未服故虎牢不繫之鄭者以鄭請服故内之於中國也至戍虎牢鄭既不服則外之宜矣此所以繫之鄭也　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十一大夫城杞左曰晉平公杞出也故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城杞穀曰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捍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以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率以城之此變之正也蓋杞以微弱介鄰東夷不能自保故晉荀罃合諸侯大夫相與協力以承霸

主之事求之當時庶乎其可取矣　昭三十二年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合十一國大夫城成周左曰王使富辛如晉請城成周穀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率以城之此變之正也蓋當時敬王有子朝之難出居狄泉其後還周請於晉罷戍而城是以晉韓不信會諸侯大夫而城之書者喜晉大夫有功於王室也嗚呼天子失政權在霸主諸侯失政權在大夫周之衰微蓋亦甚矣故當僖公之時城

邢城楚邱城緣陵則出於小白及襄公之後城虎牢城杞城成周則出於晉大夫小白侵天子之權為可罪也然時無明主則善之晉大夫侵諸侯之權為可罪也然時無霸主則善之觀春秋者責之以三代之法恕之以一時之美庶幾其無負於筆削之旨矣

獻捷總論

古者諸侯出師則由王命伐國則為王討既戰而勝則獻俘於王禮也春秋諸侯跋扈不臣出師不由王命伐

國不為王討所獲之俘又不歸王而反獻之弱國焉其意欲夸大己功使之畏威而屈服也故春秋書獻捷皆在齊楚夫以齊楚大國在春秋最為雄强區區之魯臣事之不暇何為獻捷以奉魯哉是知所獻之之意徒欲夸功而耀威耳請攷經傳言之　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左氏曰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公曰威我也旗獲而過我也穀曰齊侯也不言使内與同也戎菽也

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杜曰獻宋捷也公羊曰楚子也其稱人為執宋公貶也穀曰不曰宋捷不與楚捷於宋也　按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明年來獻捷即山戎之所得也夫齊魯交好久矣莊公自二十二年結婚於齊同盟告糴納幣觀社奉事奔走魯無虛歲以齊大國小白方霸而親來獻捷非畏魯也蓋二十六年宋嘗伐戎不克今齊師克之而遂獻捷於魯是所以夸之之意也夫安諸夏尊王室霸者之事也齊侯獲捷不

獻之於王而徒以夸魯故春秋正名其爵以貶之若曰霸主之賢且猶輕蔑天子無臣事之意使當時諸侯誰肯協力以尊王乎然則書其爵者所以甚惡齊侯也左氏公羊葢略得其意而穀梁失之遠矣　楚自小白之沒中國無霸欲驅率諸侯驟主盟會宋襄雖有紹霸之心而力不敵楚反貽挫辱故僖二十一年盂之會執宋公以伐宋是年遂來獻捷則所獻之捷葢宋捷也然盂之會楚强宋弱實楚為主陳蔡鄭許甫甸就會而魯獨不

來楚以魯未服故假獻捷之禮以耀其威而逍脅之若曰宋襄大國我俘之魯弱於宋必不敢外我而不歸也觀是年獻捷之後公遂會諸侯就盟于薄則知獻捷而魯遂畏楚是以屈膝而往盟也公假之說經意或然嗚呼小白當莊十一年霸業方興諸侯未盡服也當時中國所望於霸主者豈止伐一山戎而已哉為小白者正宜謙冲抑畏以全大業可也而遽自驕滿以夸功於人葢亦小矣夫以楚之暴横鴟張虎視陵轢中國則蹈獻

俘之惡無足深恠彼小白以驅攘之功領袖當世而首為厲階以啓夷狄跋扈之計則其獲罪聖人葢百倍楚子矣

田邑總論 疆田 隳邑附

諸侯之田邑上則受之於天子下則受之於先君強者不可取弱者不可與也春秋之時諸侯恣横上不知有天子下不知有先君故紓一時之難者挈地與人而不恥貪一時之利者并人之地而不恤夫子深疾其弊是

以凡取一邑一田必備錄之所以戒貪殘激衰懦而存王法也請攷經傳而論之經有書假田者有書歸田者有書疆田者有書歸邑者有書𨼆邑者皆因當時取與之實以示褒貶

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左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公羊曰祊鄭湯沐之邑天子有事泰山諸侯皆從有湯沐之邑焉穀曰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左氏之意以祊近魯許田近鄭故鄭以祊

易許田各從所近也今考經文上下乃知左說不然按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是年衞州吁連鄭圍宋東門是以宋公伐鄭而翬會之蓋清之遇魯親宋東門之役宋讐鄭故魯助宋以謀鄭也及五年宋圍鄭長葛於是鄭來輸魯平六年宋取長葛八年鄭遂歸祊以結魯矣魯既得祊於是背宋親鄭故十年會鄭伐宋敗宋師于菅取郜取防然則鄭所以歸祊者志在求魯貳宋而已非為易許田也邱明見桓元年有璧假許田之事遂

為是說夫祊自祊耳許田自許田耳隱公去桓盖一世矣祊之歸魯亦已久矣使鄭果易許田當於隱取之豈有更一世而始責償哉經既不書則邱明之說吾不信也穀謂貶鄭伯惡與地其說固然而不知魯取鄭祊厥罪均也故下書入祊以惡魯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泥於前說以是年鄭始取許田以結祊成固非矣而公穀妄生異說謂非璧假特設為此文諱魯直以許田與鄭耳是又不然使鄭不以璧假則春秋何私於魯

鄭而諱其惡哉大抵隱公之時魯宋比周侵陵鄭國不得已歸祊奉魯以紓禍難隱公既没桓負大惡虞諸侯之見討欲修好於鄭故鄭䣛其罪惡而取之聖人書此非徒病鄭亦病魯也夫寶玉土地天子之所與國君之所守也今鄭以璧歸魯魯以田與鄭亡天子之賜棄國君之守其罪大矣　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左氏謂分曹地也杜謂二十八年晉文討曹分其地境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公羊曰取之曹也不言取之曹諱取其

同姓之田也晉侯執曹伯頒其所侵地與諸侯也三傳之意皆謂分曹田者蓋以重耳之出過曹而共公不禮晉文既霸復有附楚之罪曹之負晉也深晉之讐曹也重故二十八年入曹執曹伯畀宋人至是分曹之地以與諸侯而魯得濟西田也然考之經凡書田邑或取或歸或書主名鄭歸祊而繫之鄭齊得濟西田而繫之齊是也使濟西田果曹地則經當書曰取曹濟西田不當沒而不書也且重耳紹霸以大義令諸侯強中國曹雖

有仇於晉何至入其國執其君而又剖分其地以與諸侯哉使重耳擅分天子之田私以與人則春秋所書必有以顯重其惡而經不言則非曹田明矣況曹小國也晉侯既分於魯侯則齊宋衛陳皆應得之以一小國裂其土地徧賜諸侯則曹不能國也而又十四年新城之盟曹伯來會終春秋其國復存何哉然則濟西田當為魯之侵地因晉而復之蓋文既霸率服同盟欲正其封疆以抑諸侯之侵叛故復魯所侵之地使得取而歸之

也　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左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公羊曰以賂齊為弒子赤之賂也子赤齊出故穀曰言取授之也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左曰公如齊齊人以我服故歸我濟西田公羊曰齊已取之矣其言我者未絕乎我也齊以言取之其實未之齊也穀曰公娶齊齊由以兄弟反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　成二年取汶陽田左曰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羊曰鞌之戰故也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

之田歸之於齊左曰季文子私與韓穿曰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之齊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孰甚焉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公羊曰來言內辭也脅我使歸之也穀曰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　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左曰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孔丘相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

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故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三邑皆汶陽之田　公羊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穀曰夾谷之會孔子相焉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君孔子命司馬止之罷會齊侯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使司馬行法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盖為此也　哀八年齊人取讙及闡冬齊人歸讙及闡左曰齊悼公來魯季康子以妹妻之即位而逆季魴侯通焉魯弗敢與齊侯怒而

伐我取讙及闡秋及齊平齊閭邱明來盟且逆季姬以歸鄫冬齊人歸讙及闡公羊曰賂齊也為以邾婁子益來也邾婁齊與國畏齊怒而賂之穀曰諱內也凡此皆齊魯自宣以來取田經傳終始之迹也蓋齊與魯鄰而齊強魯弱故魯之壤地多見迫於齊日削月朘不能自保其間雖盡奉事之禮藉疆國之力得還其故地然衰微不振亦已甚矣故聖人備書於冊亦以傷魯之弱而病齊之強也　故經自文公十四年魯以子叔姬之難

齊嘗讐魯其事齊之禮重於事晉而宣公又其甚者蓋其弑赤自立懼齊見討故即位首年遂以濟西田求寵於齊而魯與齊田實自此始自是以來公親如齊者三大夫如齊者四公會伐及平國者一其連車結軌委身事齊略無虛歲齊以魯既屈服故因公來而歸濟西之田書我者明本魯地也不書來歸者說者謂公親受之齊也　及成公即位臧孫許及晉侯盟始背齊歸晉齊由是致怨於魯故二年春齊人伐我北鄙魯欲堅晉之

好免齊之難故是年因郤克憾齊四卿請晉師戰齊而敗之齊師既敗請命衣妻而受盟于晉晉致命于齊使以田歸魯故魯遂得取汶陽之田不曰歸我而曰取者蓋彼欲歸之則曰歸此力能取之則曰取汶陽之田非齊所欲歸乃假晉力而歸之故曰取也然五年蟲牢七年馬陵之盟晉以齊服復與齊好故八年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夫晉為盟主號名諸侯務存信義可也前年魯從於晉既以命齊歸田于魯今以齊好晉

又命魯擧田與齊其背信違義終始反覆可謂甚矣故經著晉侯使韓穿來言者甚晉侯之不信也又慨魯之土地乃天子所封非晉侯可得制也今晉使一大夫來言使歸于齊則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經詳書以惡之然汶陽之田經不直曰歸齊又無齊取之文以左氏載季文子之言則似魯不與　而定公十年歸鄆讙龜陰田傳謂孔子與齊侯盟約反汶陽之田故齊人來歸之杜又謂三邑皆汶陽田使如二家之説則鄆讙龜陰

田即汶陽田也然此三邑既為汶陽之田則經當直書曰齊人來歸汶陽田何得異其文哉葢嘗論之春秋書歸田有二例或曰歸我或曰來歸以理推之歸我者挈地以還我若書取濟西田歸我濟西田是也來歸者挈地以與我若書宛來歸祊我入祊是也鄆讙龜陰田經不書取而曰來歸者則是齊田來以與魯明矣三傳皆謂夾谷之會孔子相故齊人畏魯而歸田夫孔子一旅人轍環天下一君無所鈞用自定七年齊國夏伐我西鄙

八年公兩侵齊夏齊國夏復伐魯至十年始與齊平而修夾谷之會則三邑之歸蓋齊魯釋怨修好故以此奉魯也然齊强魯弱其來久矣今雖交好齊何畏魯而還與之田耶蓋齊非畏魯實畏晉也按定八年公以齊國夏伐我遂會晉師于瓦左謂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故公會之則齊所以歸田者懼魯晉連師以伐之況當時齊景公在位崔氏之禍方息而田氏之權浸盛景公不恤國勢之將亡而驕淫奢侈厚賦重刑則其衰微甚矣苟

加以晉魯之師將不勝其患則歸田於魯抑亦紓禍者歟　哀八年取讙及闡左謂以季姬之故結怨於齊故齊取二邑及季姬歸齊乃歸讙及闡詳見齊悼公及前例其言無所見經蓋去年入邾以邾子益來益齊出也故齊人怨魯遂取讙及闡及是年公既歸邾子益於邾是以齊人歸之凡諸侯土地取之歸之皆書者惡其專也取而不歸則又甚矣經書歸田取田其義見此　昭元年叔弓帥師疆鄆田左曰季武子伐莒取鄆莒展輿

立而奪羣公子秩秋齊納去疾展輿奔吴叔弓帥師疆
鄆田因莒亂也公羊曰曷為帥師而往畏莒也左氏止
載其事無所襃貶公羊以為畏莒是矣按文十二年季
孫行父城諸及鄆鄆本魯邑地鄰於莒其後為莒所奪
而復取之故昭元年經書取鄆然魯雖得鄆而猶懼莒
之侵奪故叔弓必帥師疆之也然經書帥師者多皆以
譏大夫之專也是以大夫帥師城邑至文公而始見經
帥師疆田至昭公而始見經今此之書以見昭公不能自

專國柄擅威權於臣下也　循沿至定十年非特大夫之專而陪臣且得恣横故定十年兩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定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左氏事實其詳已見於魯定公論公羊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墮費墮郈穀曰墮猶取也左氏紀其事甚詳而明穀梁大不然公羊似得其意當時陪臣僭竊據强邑而亂公室其背叛數矣是以季孫墮城邑擣其巢穴使不得肆其搏噬而

魯之宗祏可以僅存也或者謂墮邑之討實出孔子嗚呼聖人治國家必先修政刑固基本為不拔之計政刑不修基本不固區區墮其封邑以紓目前之禍何淺也大抵聖人經營謀慮必先圖遠不苟於目前故季康子患盜而孔子戒以不欲其問政也戒以正身以是推之則當時之陪臣強悍若此孔子所以懲艾之者必不為墮邑之淺也然而春秋必書此以見向也三家專政侵陵國君今也陪臣僭暴復侵三家上下相承如出一軌

所以甚傷魯之削弱也嗟夫春秋季世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國國皆然也使當時諸國壤地自守各遵王制强不吞弱大不并小則干戈征伐何自而起惟其貪㬥無厭侈心日恣務廣封土自為高强是以侵伐起而爭鬭繁田邑之利一彼一此魯無定所可勝嘆哉

春秋比事卷十

春秋比事卷十一

宋 沈棐 撰

郊總論

郊祀之禮尚矣按禮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祈穀于上帝于郊故謂之郊皆天子之禮也魯自僖公以來終於春秋例皆用郊先儒謂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故魯得用郊則魯之郊非魯罪也故春秋不譏魯郊特因其失禮而書之以貶其瀆亂先王之典耳是不然記曰

魯之郊禘周公其衰矣則魯郊非禮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於没也賜魯用天子之禮樂以祀周公成王固未免失禮然特周公之廟得用之而已後世子孫乗春秋之季禮法廢壞因而僭侈遂於羣廟皆用天子之禮且僭郊焉其實成王未嘗許魯以郊謂魯得用郊者非也說者又謂魯之僭禮自隠歴桓及莊經未嘗書郊而特始於僖公季年豈僖公首為僭亂之階耶盖春秋之作所以正典禮嚴分際也而典禮之辨猶深望於賢

者故其責之也亦重觀隱桓以來考仲子之宮丹楹刻桷僭慢典禮無所不至則循前軌僭用郊祀蓋無足恠者僖公遵伯禽之法復周公之宇脩泮宮而禮教興伐淮夷而兵威振在羣公之中最為賢者固當矯拂前人之愆以正先王之墜典而因仍不革自蹈僭瀆之罪是可深責故春秋書郊首於僖公若曰魯之郊自僖公啓之也然先王之制卜郊卜牛養牲免牲及望祭山川載於經籍自有常典而春秋所用大抵各立私意肆行一

時故或用郊之不時或郊而屢卜或養牲不謹或免牲非禮或不應望而望於先王典禮無一不失春秋詳書其事非特譏郊之僭且罪其紊亂舊章而不顧也請按禮言之　夫祈榖之郊禮以孟春葢周之三月也郊用辛日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今羣公書郊則以四月五月九月未嘗書三月焉所謂用郊之不時者此也　凡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今書羣公郊或四卜或五卜皆

為過禮唯襄七年三卜郊不從乃免牲雖卜郊之數合禮而免牲又非矣所謂郊而屢卜者此也　禮曰養牲必在滌三月故自周之十一月下旬而養牲至二月中旬而牲成故得以二月下旬備三月上辛之用詩曰秋而載嘗夏而楅衡言謹牲如此今或郊牛之口傷或兩書鼷鼠食郊牛角見不能謹牲以嚴郊祀以致牲牷不備或郊禮遂廢所謂養牲之不謹者此也　凡不郊皆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但不郊而已禮曰卜之不吉則

繫日而待庀牲庀具待明年用然後左曰之今或郊不從而遂免牲或鼷鼠食之而遂免牛用見牲不待庀既卜而免牛不得成牲而用所謂牲之非禮者此也　說者謂春秋之義郊後必望祭不郊則不當望凡書猶三望者皆非禮今書望者三皆以不郊而用之故經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辭也夫既不郊則望亦已矣今不郊而猶三望用見羣公馮祭祀以徼福於神而不知反為失禮所謂不應望而望者此也然祭之辨牲牛之義說者葢

皆不同穀梁謂牲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公羊亦云傷
者曰牛左氏曰牛卜日曰牲公穀之説以經於卜郊則
曰牲牛傷則曰牛且以定十五年哀元年有改卜牛之
文雖非傷而亦曰牛則以未牲故也三家之説以經驗
之似或可取若以左氏謂牛卜日曰牲書卜郊不從者
屢矣或書乃免牲夫卜既不從則曰不協吉用之牛當
不得謂之牲矣而經何以書免牲乎然則左氏之傳不
如二家之長也説者又謂卜而養之曰牛養成而將用

之曰牲攷之經曰此義或然乃望祭之義或以謂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祭諸侯山川有不在封内者則不祭則望祭諸侯所得用魯雖不當郊而猶望也攷之周官言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則四望為天子之事者也夫天子四望則諸侯三望盖不為僭矣然則為今之説望祭者諸侯所得行特不得因郊而望也范甯以三望為海岱淮公羊謂泰山河海杜預以為分野之星及國中

山川以意攷之三傳皆未為得盖天子祭四方諸侯不得用天子禮故缺其一而二之耳經自僖公終於定哀書郊書望書免牲書免牛凡此皆譏其失禮也而獨於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曰用之者以九月尤非用郊祭之時成公於此而郊見其僭亂尤甚故别異其文甚之也至於定哀二公止兩書郊皆不言卜與用則以當時之卜既從而後郊於禮為近所書止不時耳嗚呼典禮之大莫大於郊自周之衰禮法廢壞先王之制掃地

殆盡聖人傷其紊亂不可復救將親行而未得故垂意於筆削之間使天下後世知禮之不可僭也噫孰謂褒貶為虛文哉

雩論

按周官旱暵則舞雩者旱祭之名然天子雩乎上帝用盛樂故稱大雩諸侯雩乎境內山川其禮樂殺于天子則不得謂之大雩矣而春秋於羣公之年書大雩者二十有一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其僭亂可知矣凡書之

意皆謂此也左氏謂龍見而雩過則書之又曰書不時也公羊謂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凡書者記災也穀梁以謂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又曰冬無為雩又曰秋大雩非正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月雩正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雩者為旱請也古之人重請以為非遜也夫左氏以為龍見而雩則建巳之月也凡於是月而雩則為常

禮故經不書六月雩而至於他月則書之所以譏其過禮也夫先王之制雩禮急於為民而已天時不雨害民稼穡則雩之可也何必拘於建巳之月使必建巳之月然後為正則他月有旱暵之災先王豈有拘於禮文坐視民之饑饉而不恤哉此左氏之說非也公羊謂記災是又失聖人之旨夫春秋之書災異自有常文若大水大旱載於經者多矣聖人豈以祭祀之禮記災異乎此公羊之說亦非也穀梁以月雩為正時雩非正夫為民

父母救民之急將匍匐之不暇而日毛澤未盡人力未竭以行其區區之遯不亦鄙哉此穀梁之説亦非也葢凡雩者為旱禱也一月之旱故雩書月一時之旱故雩書時以是論之説皆為未得然書雩之例時月而不日唯昭公季年八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一月之間兩書雩且曰又者公羊謂聚衆以逐季氏此似得其意而未盡説者曰僭禮瀆禮皆常談也考之經是時昭公失位季氏專權國人不與故兩舉而行祭祀以市愛民之譽

求免禍而已是以春秋兩書而疾之嗚呼古者先王修德應天勤恤民隱無或豫怠是以雨暘得時得時而民康阜不幸水旱之灾出於非常則至誠惻怛形於祭祀所以存事天愛民之心而已豈區區恃以要僥倖之福哉春秋之時暴君汙吏殘民以逞干戈相尋賦斂百出徑役無時使斯民困於塗炭葢亦極矣方且舉祭祀之虚文以愚其國人吁可笑哉

禘論

按禮記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諸侯不得用禘明矣盖禘者先王立始祖之廟猶為未盡追遠尊先之義故又追始祖所出以追配之以其祖配之者為於始祖廟祭之即以始祖配祭也成王追寵周公賜之重祭故魯得用禘魯之用禘盖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文王即周公所出故也此祭唯得於周公之廟用之　而閔公時遂僭於莊公之廟故經於閔二年書夏五月吉禘於莊公譏其不當吉又不當禘于

莊也夫三年之喪致新死之主於廟廟之遠祖當遷入太祖之廟因是大祭以審昭穆是之謂禘莊公喪制未闋而别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左以為速公羊以為言吉者未可以吉未三年也其言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以稱宫廟也穀曰吉禘者不吉者也譏喪事未畢而舉吉祭三家之説其意略同然知未吉之不可禘而不知禘之不可用於魯況私用之於莊公乎則其僭天子之分亂天王之典於此甚矣　僖

八年秋八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謂禘而致哀姜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訃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謂夫人何以不氏譏以妾為妻也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謂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詞也攷穀梁之意以為成風然成風之薨在成四年則安得於未死之前而致之於廟乎無是理也公羊之意以為僖公本聘於楚楚女為嫡而齊女為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

使立為嫡故僖公從之是年因禘而使之廟見夫僖公賢君非桓莊比也安肯背禮違義以妾為妻而亂嫡之分哉是皆未然惟左氏以為哀姜此為近當按哀姜以僖公元年薨于夷二年葬則八年致之于廟實哀姜也然哀姜交通慶父幾危魯統淫而被弑得罪宗廟不薨于寢且非莊公之嫡室於禮不應致而僖公以其子閔公嘗立為君故追尊之殊不知其失禮也故經書夫人而不稱名氏明言哀姜之非正不得為夫人也探僖公

之意若謂哀姜成風皆非正嫡使哀姜得致則成風之薨亦可祔于太廟以尊其母曲全人子之孝而不知僭慢典禮為春秋之罪人盖亦未之思也先儒又謂成風僖公妾母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既君欲尊其母故因禘用夫人之禮致于太廟使之與祭其說亦迂似非筆削之旨

烝嘗

詩曰礿祠烝嘗則烝嘗常祀也先儒謂凡宗廟之祀有

常雖或失時亦非大故故皆不書其失禮及失禮之大者乃書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歷十二公於四時常祀豈無失禮失時聖人沒而不書盖以其事微而其罪小可得而濶略也獨桓八年兩書烝一書嘗者攷公穀之大意或以譏黷祀或以譏不恭左則又以嘗為不害皆未盡筆削之旨盖桓有簒弑之大惡不可以祀先君聖人因其失禮而特書之所以重其惡也

逆祀從祀

按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盖以親言之則僖為閔之兄以義言之則閔為僖之君且先當國則僖不可先閔明矣文公欲尊其父乃欲躋於閔雖欲遂已私意行之不恤而不知亂君臣之分紊昭穆之序其黷禮傷教適貽萬世之譏耳故春秋明書以貶之其實禘也而變文曰大事盖祭祀之禮莫大於禘故聖人大其事者所以重文公之惡且僖公之薨喪制未終未應吉禘而遽用大事之禮其罪可知矣彼公穀以為祫祭

非也定八年從祀先公左氏謂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陽虎欲去三桓以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順祀先公而祈焉欲以取媚於神公羊謂從祀者順祀也穀梁謂貴復正三說皆復文公之逆祀左氏猶為詳覈蓋當時陽虎竊國之柄鴟張虎踞莫敢誰何以定公之為君季孫之執政皆制於其手故雖典禮之重而一陪臣敢正之然豈陽虎之賢知昭穆之序不可不正而舉明

廢典於歷世之後哉其實要譽國人覬魯之歸已耳故經於從祀先公繼書曰盗竊寶玉大弓則知順祀之事出於陽虎可知矣嗚呼魯之羣公當春秋衰亂之時先王禮法殘壞已久故遂肆行而莫之顧隠公考仲子之宫莊公丹楹刻桷閔公于未吉而禘莊公僖公於禘祭而致夫人於廟文公則又躋其父於閔之上其視先王之禮所與存者幾何不幸後世陪臣僭亂雖從祀復正之舉而出於陽虎不出於定公適以見魯之削弱實重當

時之禍耳夫子一切傷之不忍明言其然故止曰從祀先公異乎躋僖之文所以示悼魯之意歟

宗廟

宗廟之制尚矣先王雖盡孝思之誠重追遠之禮然宗廟制度自有降等非所立者不敢以私意創之非所飾者不敢以僭侈亂之守其典秩無所增損而孝敬已寓乎其間矣後世人君昧於禮法或以妾母而考宮或以奢侈而過制或以遠祖而立廟敗典亂常取譏後世將

以為孝適所以黷其先君也故春秋明書以示譏不少隱焉請得而論之　隱五年考仲子之宫公羊曰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為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穀梁曰考者成之為夫人也禮庶子為君其母築宫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脩之非禮也按左氏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又娶宋武公女是為仲子生桓公則仲子惠公之妾桓公之

母也禮諸侯無再娶則仲子不得為夫人隱以桓故遂考仲子之宫使上同於夫人其失甚矣　莊二十三年丹桓宫楹二十四年刻桓宫桷左曰皆非禮也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侈惡之大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榖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斥言桓宫以惡莊也盖公將納齊女為夫人

故飾宗廟示夸侈以為廟見之美觀意不在宗廟也今按成三年新宮災新廟切近不忍稱其謚故曰新宮災此亦言桓宮惡莊公不子忘父之怨侈宗廟以夸讐女也穀梁之説蓋得其意　成六年立武宫左曰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宫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公穀皆曰立者不宜立也非禮也蓋武公去成公已十二世矣在天子七廟諸侯五則武公之宫其毀已久宗廟有常故不言立此特言立其

失禮可知原當時之意蓋以鞌之戰大敗齊師故至此
年立宮以告成事夫借人之威以伐強國雖幸一勝尤
當兢兢然以後患為慮可也何至僭越禮制立宗廟以
夸僥倖之功哉　定元年六月立煬宮左曰昭公出故
季平子請禱於煬宮公穀曰立者不宜立也蓋煬公伯
禽之子去定公二十世矣其遼絶又非武公比也立武
宮且不可而況去武公之尤遠者乎此左氏以季子逐
君遂附會其說為季子立之然經無他文左氏之說未

必然也嗚呼禮莫大於宮廟罪莫重於侈僭以是而律春秋之君皆得罪於聖人也然而天下之事謹之在始始之不謹而救其末流則無及矣觀魯之羣公失禮僭度實始於隠公惟其考宮於先是以後世子孫承其侈汰沿襲而行之恬然莫恤則春秋譏首惡隠何逃焉

宮室

昔僖公脩泮宮復閟宮春秋不書而魯頌歌之後世以為疑曰春秋嚴宮室重土功而僖公之事經没不書豈

孔子私之耶春秋所筆削者以其勞民而妄作也興廢復古有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而已若僖公者又何譏焉詳觀春秋宮室之制或新之或毀之屢書於策皆所以抑僭後存禮法也請具論之　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廐左曰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公羊曰譏脩舊也凶年不脩穀曰延廐法廐也何為書古者人君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冬築郿春新延廐

以其用民力者為已悉矣蓋當莊公之時連歲災咎而功築屢興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臧孫告糴于齊則民方饑饉延廄既壞未脩可也奈何不愛民力而遽新之昔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蓋君子重人命賤畜產仁人之心也今莊公不以民困為念而以新廄為急其輕重倒置惡亦甚矣　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左曰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公羊曰譏也門有古常也穀曰作為也有加其度也非作也南門法門也蓋城郭門戶

皆有舊制壞即脩之今書者譏其汰侈輕民力改舊制也按延廄不言作此言作者改舊制可知矣　文十六年毁泉臺公羊曰泉臺郎臺也築之譏毁之譏先祖為之已毁之不如勿居而已矣穀梁與公羊同義左氏之說妖妄不典公羊之說其義可取蓋春秋之意大抵惡勞民無補故雖毁而亦譏之　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公羊曰言及兩觀微也言新修大也譏不務乎公室也穀曰言新有舊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蓋雉門

兩觀天子之制先君居之既已非矣雉門兩觀之災天所以警戒于魯也定公當鑒天災裁損舊制無為僭越可矣今乃不恤天災又加其度作而新之其惡豈不甚哉嗚呼儉宮室小寢廟宣王之美也自周東遷諸侯失禮專務夸侈無復先王之軌範夫以僖公之賢且猶新作南門貽僭天子之譏況莊定之庸君哉

正朔

周官太史職曰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則

正朔之禮先王所甚重也夫天子頒朔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朝廟北面受而奉行之不可廢也久矣周衰天子正朔雖頒之邦國而諸侯專恣視為虛文鮮克奉行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謂我愛其禮蓋當時怠於告朔名存實亡聖人之意不欲遽棄先王之禮姑欲存以示後世也是以春秋於歲之首年不以有事無事必書春王正月其間或不告朔或不視朔或權臣僭竊而必書正月或國君在外而不備正朔者皆具載於

春秋所以奉天時謹人事端本正始以立王法也請備論之　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十六年夏五月四不視朔夫先王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非閏無以正時非時無以作事非事無以厚生則閏雖積餘而成實生之本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閏月固多矣未有書不告月獨文公書之者羣公之年皆告月可知也文公怠棄國政以閏月為非時之正始廢此禮其失先王之意甚矣夫朝廟為告月也既不告月則無朝于廟可也文公

於可告而不告於不必朝而朝是以經書不告月猶朝于廟者惡其不告月而甚其朝廟以欺先君也諸侯奉行正朔國之大事文公既不告月又曰不視朔以廢邦國之常禮豈惟怠棄國政得罪於春秋哉蓋亦蔑有天子貽不臣之誅矣故經書四不視朔者深譏公之荒怠而慢上也雖然魯十二君其怠棄國政莫甚於文是以六年始以閏月廢告朔之禮其意猶以閏餘月可閏僖宣昭皆不當書春正月而春秋何以書之故知二家之

說皆曲論也嗟乎漢儒之論以正次王王次春王者上承天之所為下以正其所為故聖人筆削春秋於元年必書春王正月其意以謂正朔天子之禮邦國之重事不可不謹也夫書一正朔而足以抑強臣戒荒怠存典禮則春秋之旨不亦微而顯也哉

書即位不書即位

春秋之法猶嚴於授受之際故魯之羣公嗣國繼統不以一時有事無事必書即位繫於春王正月所以端本

正始而謹國君之禮也然考之經隱莊閔僖皆不書即位定書即位而不繫之正月何哉　蓋隱不書即位不成其為君也隱桓皆庶子隱長當立而要遜避之名猥欲授桓卒致羽父譏譖以成簒逆是隱之不能君也故春秋不書即位不與其君左氏以為攝公穀皆以為成公之意夫隱當有國而春秋正名曰公安得為攝哉若以隱有授桓之意而春秋成之則是聖人與其要名以啓後世之僭亂非所以立大法也先儒又謂隱公自立

不由王命故不書即位則羣公之立皆由王命乎　莊公不書即位杜謂父弑母出不忍行即位之禮穀亦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二家之説雖明而未盡蓋莊公父讐不復母淫不制失子之道以絶於先君故春秋不書其即位不與其繼桓之統也　閔僖不言即位以閔爲國亂以僖爲公出公穀皆謂繼弑君不言即位如公穀説則子般未成爲君安得謂之繼弑君乎謂弑君不言即位則桓宣書即位何也蓋閔僖之時國

有慶父之難而變起倉卒不得備即位之禮故經不書

然桓弑君而立宣受弑賊而立此皆背天理逆人倫負

惡之大者宜春秋誅絶使不得有國也又何以書乎葢

書之者所以著二公之惡也隱雖要遜位之名莊雖失

為子之道然未至於大惡至桓及宣忍受篡弑之罪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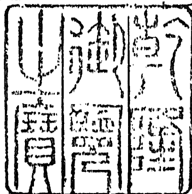
求為君使春秋不書是隱之也故特書二公即位以明

其自立使蒙惡於萬世不可得而貸也公羊謂如公意

穀梁謂與聞乎弑葢得之矣　若夫定書即位不繫正

月則當時薨于乾侯越明年三月公喪始歸然後得備禮以即位故不繫之正月蓋據其實也或曰閔僖即位以國亂不書當昭公之薨季氏專權魯國無君亦亂矣則定何書耶蓋閔僖之時慶父作亂魯所易者三君國難始定肘腋之禍朝不冀夕非若無事之時得具典禮也季氏之權雖甚於慶父然不至於簒逆其盤結魯國侵攘政柄為禍雖久亦不若慶父之變起於倉卒也是以定公得書即位不與閔僖等焉嗚呼國君之立莫重

乎其始正也始立以正猶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立者乎是以春秋於人君即位必謹書於冊間有不正則變文示義使天下萬世知所戒懼不得以非正立也然則後之有國者盍以春秋為戒



春秋比事卷十一